

黑人短篇小說集

蘭斯敦·休士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蘭斯敦·休士著

8
2

黑人短篇小說集

蘭斯敦·休士等著

蒙·貝克爾編

黃鐘譯

書號 627 文學 128

黑人短篇小說集

著者 [美國] 蘭斯敦·休士等
編者 [蘇聯] 蒙·貝克爾
譯者 黃鐘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門外大街11號

售新華書店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1092 1/32

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8,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定價2,700元

內 容 提 要

這個集子包括六個短篇小說，作者都是現代美國進步的黑人作家。各篇內容描寫美國黑人兒童和青少年所受的種種歧視，以及他們日常的悲慘生活。也描寫了黑人青年的反抗精神，刻劃了一些同情黑人的，善良的美國公民的形象。從這幾篇小說裏，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美國統治階級的醜惡嘴臉。原書是蘇聯編選的中學英文教材。

Lanston Hughes and Others

NEGRO STORIES

State Text-book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SFSR

(Adapted for the 8th Class of the

Middle School by M. Becker)

Leningrad, 1952

序 言

對一千五百萬黑人實行野蠻的種族歧視和壓迫，是臭名遠揚的「美國生活方式」最令人唾棄的一個特徵。黑人在美國雖然名義上有自由，但是他們並沒有政治上的權利，並且受着最殘酷的剝削和歧視。美國統治階級把黑人和白種居民隔離開來，讓他們永遠從事他們所不願意的勞動，永遠處在半飢餓的狀態之中，用各種方法剝奪他們的權利和損害他們做人的尊嚴。

在美國南部，種族歧視和恐怖行爲尤其厲害。直到今天，那兒依然有着半奴隸社會的農園制度的殘餘，依然公開地奉行着最令人唾棄的種族主義和仇視人類的政策。直到今天，美國並沒有用法律禁止像私刑這種粗暴的、野蠻的、壓制黑人的手段。在南部，在三K黨和其他法西斯分子領導下的暴徒們，不經過審訊或判決就把黑人絞死或者燒死。北部的黑人，哪怕犯了最輕微的過失，有時甚至毫無理由，就被判處無期徒刑，甚至死刑。例如一九三一年斯考茨堡城有八個黑人青年被判處死刑，而控告他們的理由是絲毫沒有根據的。後來還是各國工人階級的抗議運動拯救了這幾個無辜的黑人。現在距離這全世界聞名的斯考茨堡事件已

經有二十年了，無恥的美國反動派又製造了一個審判案件，在馬丁斯維爾殺害了六個無辜的黑人。

美國黑人在他們的歷史上一貫進行着爭取解放和進步的鬥爭。在黑人爭取解放的鬥爭中，就產生了進步的黑人文學。儘管種族歧視是殘酷的，儘管美國反動派給它造成了許多障礙，進步的黑人文學依然在成長着和發展着。

天才的黑人詩人、散文家和政論家蘭斯登·休士的作品，在美國黑人的民主文學中佔着最卓越的地位。休士的作品是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解放思潮的直接影響下孕育出來的。在他三十年的寫作活動裏，他不斷地爲了反抗種族歧視以及黑人所受的壓迫、爲了取得黑人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各方面的完全平等而進行着鬥爭。

休士寫過幾部詩集，許多短篇小說、論文、隨筆以及長篇小說「含淚的笑」（一九三〇）。這部長篇小說一部分是根據他的自傳材料寫成的，主人公山弟·羅傑士是個貧困的黑人家庭的孩子。

休士早期創作的缺點是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幼稚。他還不能擺脫當時許多黑人作家所特有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影響。在他的作品裏面，所有的白人，不論是資產階級還是勞動羣衆，常常被寫成一種對黑人採取一致的敵對態度的力量。

以後，休士就站到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立場上來了。他號召黑人和所有的被剝削者聯合

起來，永遠粉碎奴隸的枷鎖。一九三二年他到蘇聯的訪問，在他的發展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一九三四年休士發表了短篇小說集「白人的行徑」，本書中的「歸來」和「父與子」就是從這個集子裏選出來的。在他的短篇小說裏，他尖銳地揭露了美國南部——這個野蠻的種族歧視的堡壘——的野蠻風俗，在這裏黑人被剝奪了最基本的做人的權利，生活在不能忍受的剝削和恐怖狀態之中。

在短篇小說「歸來」裏面，休士描寫了天才黑人音樂家洛埃·威廉士的悲慘命運，只因爲他敢於在街上和一個白種婦人談話，他就被一羣瘋狂的暴徒野蠻地打死。

在短篇小說「父與子」裏，休士無情地揭露了美國的農園主諾伍德上校的殘酷剝削和橫行霸道。他用各種方法侮辱他的「私生的」混血兒。他的兒子貝特，因爲敢於挺身而起，保護自己的人權，也犧牲在這個殘暴的人的手裏。這個短篇小說是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期（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寫成的，我們從這裏面可以聽到美國無產階級這個強大的戰鬥階級的呼聲，因此這篇小說也就特別值得注意。這篇小說之所以提到了列寧的名字，而且我們在這裏面聽到了號召白種和黑種的勞動羣衆團結一致的呼聲，並不是沒有理由的。但是，在這篇小說裏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作者的局限性。主人公貝特·諾伍德竟會天真地相信黑人在北方各州享有「特權」，他並沒有加以批判。除此以外，在這篇小說裏還可以看到他也替施

於個別黑人身上的恐怖行爲找出一些理由。

後來，休士克服了他早期作品中的局限性。在這一點上，他積極參加反法西斯鬥爭和他的西班牙共和國之行等等曾經起了極大的作用。休士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所寫的詩作裏充滿了熱烈的革命情緒。

休士的作品的中心主題之一就是繼續發揚美國人民的進步傳統。他的短篇小說「一個星期五早晨」（一九四一）就以此爲主題。南茜·李·約翰遜是個很有天才的女學生，她的一幅圖畫被評定應該得獎，但是當評判員們聽說她是黑人的時候，就拒絕把獎金給她。老教師歐謝女士對於這樣不公平的對待黑人非常氣憤，就跟南茜說，美國的民主只是個幻想，還沒有體現爲事實。於是南茜把那些爲了真正的民主而鬥爭的勇敢的戰士們當作自己的榜樣，從他們那兒獲得了信心，決定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使美國真正成爲「對所有的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國土」的鬥爭。

黑人共產黨員安奇洛·韓盾的自傳「讓我活下去」（一九三七）是進步的黑人文學的傑出範例，承繼了黑人以及全體美國人民爲解放而鬥爭的英雄傳統。這是一部很動人的書，描寫一個英雄性格的形成，描寫一個不屈不撓的戰士終生爲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鬥爭的故事。韓盾的父親是個黑人礦工，他自己從小就嚐到了貧困和沒有權利的痛苦。他在十三歲的時候，就不得不離開學校，到礦上去工作。他在這兒直接遭遇到無窮無盡的剝削，也就是美

國千百萬的白種黑種勞動人民所遭受的剝削。殘酷的剝削和恐怖政策使韓盾不得不想到黑人問題。這使他心裏產生了強烈的要求，要去爲黑人的權利和整個工人階級的權利鬥爭。

在本書所選的「讓我活下去」的片斷中，韓盾敘述他怎樣和共產黨人認識以及怎樣加入了共產黨。自傳的一部分還揭露了美國反動派如何採取挑撥手段來鎮壓工人運動，破壞民主的組織。他們爲了摧殘進步活動所常用的一個手段，就是捏造種種理由，然後提出控訴的那一套把戲。韓盾詳細地敘述了自己受審的情況：他如何被判二十年徒刑，而判刑的根據是從舊紙堆裏找出來的一八六一年製訂的一項法律：「禁止煽動奴隸暴動條例」。這些條例我們今天聽起來特別顯得真實，因爲今天的情況正是法西斯反動派利用法庭和警察肆無忌憚地橫行霸道，根據「陰謀使用暴力推翻美國政府」的罪名把美共的領袖們投入了監獄。

美國的工人階級並沒有容忍對韓盾所下的這種駭人聽聞的判決。美國的勞動人民提出了羣衆性的抗議，迫使美國最高法院不得不承認喬治亞州司法當局審判韓盾時所依據的法律是不合憲法的。一九三七年韓盾又獲得了自由，重新加入反對反動勢力和法西斯主義的戰士們的行列。

美國反動派想要肅清國內的進步運動，但沒有成功；想要剷除偉大的共產主義思想，想要剷除和平和真正民主的思想，但也沒有成功。

爲自由民主而鬥爭的熱情的戰士保羅·羅伯遜最近在紐約市舉行的和平擁護者大會上說

道：「我們，和平的擁護者，必須代表美國的真正的主人說話。我們有兩個美國：一個是少數人的美國，一個是千百萬人民的美國。我們屬於第二個美國。我們必須表現我們的和平運動的力量，我們必須爭取世界和平的建立。我們必須尋找和平鬥爭的正確道路，必須尋找一些新的方法把更多的美國人爭取到和平運動中來。」

在許多獻身於和平、自由、民主陣營的事業的美國進步作家之中，我們也同樣聽到蘭斯登·休士的聲音。

和休士在一起爲反對種族歧視和恐怖政策而鬥爭的，還有其他進步的美國黑人作家。其中有青年黑人作家克拉克和女作家艾森堡。他們的短篇小說「聖誕老人是個白人」和「坐電車」描寫了瘋狂的種族歧視的醜惡面貌，以及對黑種兒童的野蠻侮辱。

進步的黑人文學是替所有的黑人說話的，它堅決地爲黑人自身的權利，爲全世界的和平、自由、民主而進行着鬥爭。

（楊周翰譯）

目次

坐電車·····	弗·艾森堡	一
聖誕老人是個白人·····	傑·哈·克拉克	七
歸來·····	蘭斯登·休士	六
父與子·····	蘭斯登·休士	三
一個星期五早晨·····	蘭斯登·休士	三
讓我活下去(節錄)·····	安奇洛·韓盾	七

坐 電 車

弗·艾森堡

「好啦，別動啦，乖乖，」他媽媽一面說，一面把傑利的兩條腿往那條小褲子裏塞進去，在背後摺的白襯衫周圍把褲子扣起來。傑利不再扭過頭去看自己的背後了。現在他低下頭，讚賞地望着自己那雙白皮鞋。這雙鞋本來是他媽媽做活的那家人家一個白種小孩的，可是差不多跟新鞋一樣，並且擦得雪白。有一次威爾遜太太沒有零錢，她就說：「呸，卡塞琳，你把這雙小皮鞋拿去吧！約翰穿不下了，你拿去給你的孩子穿吧。這還不止值五毛錢呢。」雖然他媽媽需要錢比需要這雙鞋更為迫切，她還是收下了。因為她不願意和威爾遜太太說什麼。

「好了，我看看吧！」她一面扣上最後一個鈕扣，一面大聲地說。傑利的黑面孔本來很嚴肅，但是，他媽媽向後退了幾步，嘴裏囁着：「你瞧瞧他，從來沒有見過比他更漂亮的樣子。站着別動啦，孩子。別把你的漂亮衣服弄髒了。等媽媽戴上帽子就走。」這時候，他就裂開嘴笑了。

傑利很聽話，默默地站在那裏，兩隻手依然往兩旁張開着。「我們現在是不是去坐電車啊，媽媽？」他很緊張地問道。他穿着新衣服心裏感到太高興、太光彩了，連動也不敢動一

下。他怕自己會把新衣服撕個窟窿或者鈕扣會掉下來什麼的。然而一想到他很快就要坐上電車，直挺挺地坐在那兒，像平常他在街上老看到的那些人一樣，望着窗子外面，他就高興得有點頭昏眼花了。他覺得腦袋像汽球一樣輕。他兩隻腳用力地踩住地面，才算沒有跳起來。

「是的，等媽媽戴好帽子就去，」他媽媽答道。現在她變了樣啦。只有她好好穿戴起來的時候才會變成這個樣兒。她穿着一套帶長裙的衣服，一件畢挺的白襯衣，大皺領翻在外面；頭上戴一頂小小的黑帽子。這頂帽子是威爾遜太太給她的，本來是安妮小姐戴的。「噯，卡塞琳，」她說，「把這頂帽子拿去吧，差不多還跟新的一樣呢！」這頂帽子稍稍小一點，可是邊上有一束花，前頭還吊着一塊小面紗。

畢凱脫太太在前門廊子上掃地，頭上搭着一條毛巾，因此臉部顯得又小又黑。她挺直了腰，向傑利和他媽媽招手。

「約翰遜太太，你好啊？」她高聲、客氣地問道，「傑利，你好哇，孩子？」她走近他們身邊，身子靠在掃帚柄上。「啊呀，真不錯，」她對傑利笑着說。「穿得整整齊齊的：真是個漂亮的小傢伙！他快要變成大孩子了，是不是？」

「告訴畢凱脫太太你幾歲啦，孩子，」他媽媽催促他說。

「四歲，快到五歲了。」

兩個婦人都笑了。「告訴畢凱脫太太你上哪兒去，」他媽媽又說。

「我去坐電車！」傑利忘了害羞，這句話差不多是囔出來的。「走吧，媽媽，」他說，拉着她的裙子。

畢凱脫太太對他笑着，「坐電車去啊，哎呀真美！」

「這孩子從來沒有坐過一次電車，」他媽媽解釋道。「可不是，四歲了，連一次電車都沒有坐過！你知道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做活，他爸爸也在做活，我們實在沒有機會帶他去。他在夢裏都想着要做一個電車司機呢。」

「你一定會讓我搭你的電車，是不是，傑利？」畢凱脫太太假裝很焦急地問道。

「嗯，嗯，」傑利沒有聽她的話，含糊地回答說。

「嗯，嗯，」她媽媽嚴厲地說。「這樣說話對嗎？你的禮貌哪兒去了？你要是說話不留心，我就帶你回家去，不坐什麼電車了。」

「是，畢太太，」傑利馬上對畢凱脫太太改口說。然後輕聲地接連說了好幾次：「媽媽，我們要趕不上車了。」可是他媽媽還是不聽他的話，和畢凱脫太太聊起天來。傑利沒有聽他們說話。他希望他媽媽不要聊天，快和他一起走。

一個老黑人推着一輛小車從街頭走過來。他把小車推到樹蔭裏停下，把帽子摘下來，用一條藍手帕擦他臉上的汗。他穿着一件胸口有銅扣子、又長又髒的藍外衣，靠在小車的柄上向傑利這邊看着，滿是皺紋的臉上露出了一絲微笑。

「我猜你準是要上什麼地方去，」老頭用很高而嘶啞的聲音說。「你穿得真整齊，小家伙；你穿着這麼漂亮的衣服上哪兒去啊？」

傑利慢慢向街角走過去。「我要去坐電車，」最後他才差不多是耳語般地輕聲說。

「你看，果不其然！」老頭兒興高采烈地說。他重新把帽子戴上，慢吞吞地把小車推走了，一路上直咯咯地笑着。傑利正望着他，忽然聽見他媽媽說，「走吧，乖孩子，我們現在得走啦。」他們從胡同裏走向大街的時候，傑利一路上又蹦又跳。可是當他走到大街上時，他不再蹦蹦跳跳的了。

以前傑利也偶然跟他媽媽到這條街上的那個大鋪子裏去過，他發現有件事情很特別。在林肯街上，她總是有說有笑的，一面和鄰居們打招呼，步子快得連帽子上蓬鬆的花朵都輕快地飄動着。可是當他們一轉到這條白人住的大街上的時候，她老是把傑利拉到人行道的邊緣上來，她的動作好像是說他們不應該到這條街上來似的。

傑利總想問問他媽媽她爲什麼到這條街上態度就變了。可是他不知道怎樣說才好。今天他太高興，就不去管它了。

「我們一會兒就可以坐上電車了，」他媽媽告訴他說，正在這時候遠處的車軌上傳來一陣隆隆的響聲，那邊的山坡上開過來一輛黃色的電車。車輪在軌道上發出很大的響聲。傑利拉緊了媽媽的手就向站頭上跑過去，「快點，媽媽，」他拚命央求他媽媽說。「快點，快點，

我們要趕不上了。」

他們恰好在最後一分鐘趕上了車子。

三百二十號電車的司機是一個叫迦斯·亨克爾的大胖子。今天下午他的臉脹得紅紅的，有點兒担心事。他開上一趟車的時候，有一輛卡車擋住了他的道，使他誤了二十二分鐘。他拚命地踩着車鈴一路開下韓遜大道，盼望路上沒有什麼阻擋，不用在很多站頭上停車就可以到達城裏。他真恨韓遜大道這條路綫——那麼多的黑人搭車——下午你要是不留神的話，他們就會把整個車廂都給佔了。他並不喜歡這個差使；他是在農村長大的，自從離開了農村以後，一直就沒有如意過。他現在只想回到鄉下去。在鄉下你不用因為晚了幾分鐘就要擔心打破飯碗。

在韓遜大道和孤兒院街口上，他不得不停下車來等一個黑種女人和一個小傢伙。他一面皺着眉頭，一面望着那小傢伙拉着他媽媽的手往前跑；他們上車的時候，他很不耐煩地踩着鈴。那個女人給了他半塊錢，一面還在一隻黑色的舊錢包裏亂摸索，彷彿捨不得這半塊錢似的。他給了她兩張票。那黑臉的小孩一面裂開嘴笑着，緊緊地抓住鐵扶手，一面老站在那兒盯住他看。這真叫他生氣，他心裏想這小傢伙真是不懂規矩，而他生平最恨的就是一個黑人不懂規矩，不管他是大人還是小孩。他皺了皺眉頭，可是那小傢伙還是瞅着他，一直到他媽抓住他一隻手，把他拉到車子後頭去為止。

他們還沒有走過前三個位子，那小傢伙就掙脫了手，一屁股在靠窗的一個位子上坐下了。

下來。他筆直地坐着，抬起頭來望望他媽媽。「我要坐在這兒，媽媽！」他大聲地說。

「不，孩子，」他媽媽驚惶地說，「我們還得上後頭去呢。」

「不，我要坐在這裏！你說過我只要不弄髒就行的。」

她還沒有來得及拉他起來，司機已經在鏡子裏看見他坐在那兒了。

「你把那小傢伙拉起來，把他帶到後頭他應該坐的地方去！」他對那女人大聲嚷道。

那女人張開嘴想頂他幾句。可是她大概想到這沒有什麼用處，所以只對孩子說了一聲，「走吧。」

迦斯的眼睛一直在鏡子裏看着。他可以看見那小孩臉上的笑容變成了一種吃驚的表情，一面跟在他媽媽後面跌跌撞撞地走過左右搖擺着的車廂到車子最後面的一個座位上去。他不斷地回過頭來望着迦斯，彷彿不相信自己聽清楚了他所說的話……

「我願意黑人安份守己，」迦斯想道，「可是他們現在變得不懂規矩了。必須壓住他們一點，不然他們就會爬到你身上來了。我們不壓住他們的話，黑人就會把整個國家都奪過去。我們一定要教他們安份守己，最好是趁他們年輕的時候就教他們。」

那個黑孩子現在坐在最後那張長椅子的中間。看他那樣子，他一點也不覺得坐這次電車有什麼好玩；他的背靠着窗子，他那雙穿着白鞋和粉紅襪子的短腳伸在前面。他真有點莫名其妙，你可以看得出來他在用心地想着什麼。